

冰屋

〔英〕米涅·渥特丝 著 严韵 译

人们或者爱她，
或者恨她，
就是没有人对她无动于衷。

THE
ICE
HOUSE

THE
ICE
HOUSE

冰屋

〔英〕 米涅·渥特丝 著 严韵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冰屋 / [英] 涅特丝著; 严韵译. — 3 版. — 海口: 南海
出版公司, 2015.6
ISBN 978-7-5442-7744-0

I. ①冰… II. ①涅…②严…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72123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30-2006-027

THE ICE HOUSE by MINETTE WALTERS

Copyright: © 1992 by MINETTE WALTERS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GREGORY & COMPANY AUTHORS' AGENTS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All rights reserved.

冰屋

[英] 米涅·涅特丝 著
严韵 译

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0898)66568511
海口市海秀中路 51 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发 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
电话 (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张 锐
特邀编辑 连子心
装帧设计 金 山
内文制作 田晓波

印 刷 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9.25
字 数 222 千
版 次 2001 年 6 月第 1 版 2010 年 3 月第 2 版 2015 年 6 月第 3 版
印 次 2015 年 6 月第 4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2-7744-0
定 价 39.00 元

版权所有, 未经书面许可, 不得转载、复制、翻印, 违者必究。

警方日益关切

警方在机场、港口、渡口等处进行密集询问后，对失踪商人大卫·梅柏理的安全表示担忧。“他已经失踪十天了，”负责调查此案的沃许探员说，“我们不排除发生犯罪事件的可能性。”警方目前正全力搜索史翠曲庄园以及附近的农田。

过去一周内，曾有许多人报案，表示看见过大卫·梅柏理，但皆无法证实。大卫·梅柏理现年四十四岁，身高一米七五，身材中等，眼睛和头发为深色，失踪当晚身穿炭灰色细直条纹西装。

（三月二十三日《南方晚报》）

葬在宅邸中

现年二十七岁的红发美女斐碧·梅柏理是失踪商人大卫·梅柏理的妻子，她愤怒地看着警方在她的花园里挖掘，试图找出她丈夫。梅柏理太太热衷园艺，她表示：“这栋房子多年来一直是我家的产业，这个花园是好几代人的心血结晶。警方无权毁了它。”

据可靠消息，四十四岁的大卫·梅柏理在失踪前不久发生经济

问题。他的葡萄酒生意由妻子出资、在自家的酒窖经营，但实际已形同倒闭。朋友说他们夫妻一直在吵架。目前警方将他的失踪视为谋杀案处理。

（四月十五日《太阳报》）

警方解散专案小组

昨晚警方承认，汉普郡人大卫·梅柏理的失踪案令他们束手无策。尽管进行了长期的彻底调查，但始终没有找到他的踪影，负责调查此案的小组也已解散。

警方表示，本案仍未结案，但对能否解开此谜则缺乏信心。“民众帮了我们很大的忙，”一名警方发言人说，“我们清楚得知了大卫·梅柏理失踪当晚的经过，但在找到其尸体之前，我们很难再采取其他行动。”

（八月九日《每日电讯报》）

“弗瑞德·菲力普斯在跑哎。”八月里的那个下午，安·卡芮尔的话打破了沉默，就像在教区牧师办的茶会上放了一个屁。

她的两个同伴，黛安娜和斐碧吓了一跳，分别从素描簿和园艺书上抬起头来，因为突然迎向阳光，她们的眼睛充满泪水。她们围坐在阳台上的铁桌旁，已经安闲地度过了一个小时，桌上零乱地留着一顿懒洋洋的下午茶的痕迹，还夹杂着与她们职业有关的什物：一把修剪枝叶的剪刀，一个打开的颜料盒，一叠草稿——其中一页上有圆形的茶渍，因为安粗心地在那里搁了一个茶杯。

一把直挺挺的椅子和一张桌子摆放成直角，斐碧盘坐在椅子上，两腿利落地交盘在身下，一头火红的鬈发披散在肩膀上。她喝完茶，带着罪恶感一头栽进书本中，没有回温室去完成那份为五百根天竺葵插枝的大宗订单。黛安娜沐浴在金色阳光中，倚靠在一把躺椅上，身上穿着印花连衣裙，打褶的裙子从椅侧垂下，耷拉在石板地上。她一只手优雅地摸着躺在椅边的拉布拉多犬的肚子，另一只手在素描簿边缘胡乱涂画，本子上本应画着那栋委托她装潢的房子的家居设计图样。安本来一边时不时地打瞌睡，一边要努力为某家没名气的杂志写出

一千字的《阴道高潮：事实或虚构？》，现在她紧靠在桌边，双手托着下巴，深色的眼睛盯着前方花园里的林荫路。

斐碧瞥了安一眼，顺着她的视线转头看去，从眼镜上方望向那一大片草地。“我的天哪！”她喊道。

她的园丁是个体型庞大的男子，现在正打着赤膊轰然跑过草地，硕大的肚皮像滔天巨浪一样在裤腰上方晃动。光是弗瑞德这种半裸的样子就够惊人了，因为他对自己在史翠曲庄园的地位有很严肃的看法，斐碧每次走近花园时都要吹口哨示警，好让他像法国人一样穿上他所谓的整齐衣装，即使在炎炎夏日也一样。

“也许他是中了奖。”黛安娜自己也不太相信地说，这三个女人看着他迅速慢下步伐来。

“不可能，”安一边说，一边把椅子从桌边向后挪，“要给迟缓的弗瑞德这么强的刺激，让他突然这么活力十足，仅有肮脏的钱是不够的。”

她们都没再说话，看着弗瑞德走近。他抵达阳台时已经不是在跑，而是在走了。他顿了一顿，一只手沉重地撑在石板地外缘的矮墙上，渐渐喘过气来。他那饱经风霜的脸有点发灰，喉间发出粗哑的声响。斐碧有点担心，打个手势要黛安娜拉一把空椅子到前面来，然后站起来，扶着弗瑞德的手臂让他坐下。

“到底是怎么了？”斐碧不安地问。

“哦，太太，太可怕了。”他满身大汗，几乎说不出话来。汗水如溪般流过他又胖又软的、像女人一样的棕色乳房，汗味之大，盖过了阳台那一端花圃里的玫瑰的甜香，再加上衣衫不整，令他很窘迫地扭绞着双手。“对不起，太太。”

黛安娜从躺椅上放下腿，坐了起来，抓下椅背上的一条毯子，帮他披在肩上。“弗瑞德，你刚刚那样跑过，应该注意保暖。”

他用毯子包住身体，感激地点点头。

“怎么了，弗瑞德？”斐碧又问。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好……”弗瑞德开口了。斐碧觉得，好像在他眼里看到了同情的神色。“可我还是得说。”

“那就告诉我吧，”她温和地诱导，“我想一定没那么糟。”她瞄了一眼那只叫班森的拉布拉多犬，它仍平静地躺在黛安娜椅边。“赫吉斯^①被车撞了吗？”

弗瑞德从层层毯子中伸出一只粗糙的、沾满泥土的手，用一种少有的亲密态度握住了她的手。这出人意料的动作旋即停止了。“太太，那间老冰屋里有一具尸体。”

一阵沉默。

“一具尸体？”斐碧复述他的话。“什么样的尸体？”她声音平稳，不带感情。

安迅速瞥了她一眼，有时候这个朋友的镇静真令她害怕。

“老实说，太太，我看得不是很仔细。我发现它的时候太震惊了。”他郁闷地瞪着自己的脚。“我是一脚踩上去之后才看见的。后来还有一点怪味。”她们全都惊奇地盯着他的工作靴看，这让他很后悔自己一时脱口而出的话，笨拙地把脚往毯子底下缩。“现在没有了，太太，”他说，“我马上就在草上抹掉了。”

斐碧手中的杯盘一阵微晃，发出声响，她把它们小心地放在桌上，就在她的园艺剪刀旁。“那当然，弗瑞德。你真细心。你要喝点茶吗？或者来块蛋糕？”她问道。

“不用了，谢谢您，太太。”

① “班森和赫吉斯”是香烟的牌子。从这个名字可以看出，赫吉斯是斐碧家的另一只狗。

黛安娜转过头去，克制住一股想大笑的强烈冲动，在她认识的所有女人当中，只有斐碧在这种情况下还会请人家吃蛋糕。这其实挺令人敬佩的，因为弗瑞德的这个惊人发现，最会受影响的就是斐碧。

安在她的一堆草稿里找到烟，突兀地打开盒子，递给弗瑞德。弗瑞德看了斐碧一眼以征求她的同意。斐碧严肃地点点头。“真是谢谢你，卡芮尔小姐。我的神经实在太紧张了。”

安稳住他的手，替他点了烟。“让我们把这事弄清楚，弗瑞德，”她深色的眼睛看着他的眼，“那是一具人的尸体。是吗？”

“是的，卡芮尔小姐。”

“你知道那人是谁吗？”

“我想我不知道，小姐。”他迟疑地说，“我想没人知道那是谁。”他深深地吸了一口烟，强压住的恶心让他额上冒出了汗。“事实上，从我匆匆瞥到的那一眼看来，剩下的部分不多。它在那里一定有好些日子了。”

三个女人目瞪口呆地看着他。“可衣服总是有的吧，弗瑞德？”黛安娜紧张地问，“至少你知道那是男人还是女人。”

“我没有看到衣服，古德太太。”

“你最好带我去看一看。”斐碧突然站起来。弗瑞德笨拙地跟着站起来，说：“我希望最好不要，太太。您不应该看到它。我不想带您到那里去。”

“那我就自己去。”她突然笑了，一只手搭在他的手臂上，“对不起，可是我必须要去看一看。你知道的，不是吗，弗瑞德？”

他摁熄了烟，把肩上的毯子包得更紧一点。“如果您这么坚持，我就和您一起去。那不是您应该独自看到的東西。”

“谢谢你。”她转向黛安娜，“你帮我打电话报警好吗？”

“当然。”

安把椅子往后挪开。“我和你们一起去。”她告诉斐碧。跟着两人走过草坪时，她回头对黛安娜喊道：“你可以准备些白兰地，即使别人都不需要，我也要喝一点。”

她们在冰屋门前紧张地聚成一团。这是栋不寻常的建筑物，兴建于一十八世纪，看起来像个土堆——本是用来储存冰块的，但随着冰箱的出现，多年前它便功成身退，回归到大自然的掌握中。现在，房子的基部爬满了荨麻，令这座人造的半圆体和土地自然地融合到了一起。在一条长满荒草的小路尽头，冰屋的唯一入口开在墙上，又宽又矮。小路本身也已消失在一层灌木纠结成的荆棘帘幕下。现在看得到路面，是因为弗瑞德砍开并踩平了那层帘幕，好进屋。

她们脚边扔着一支点亮的手电筒，斐碧把它捡起来。“你怎么会进那里去？”她问弗瑞德，“这间屋子我们好多年没使用了。”

他一副苦瓜脸。“天知道，我真希望我没进去，太太。眼不见心不烦，这话说得没错。菜园的墙一星期前塌了，我正在修。那墙有一半的砖都不能用了。我看到砖块的样子，就知道墙为什么会塌。有些砖已经变成一把土了。总之，我想起来，前些年我们拆掉户外小屋时，把那些砖块堆放在这里。那时候您说，弗瑞德，把那些好的留下来，说不定什么时候用得上。”

“我记得。”

“所以我想用那些砖来修墙。”

“那当然。你把灌木砍开了？”

他点点头。“长得太茂盛了，我连门都看不到。”他指着冰屋旁地上的一把镰刀，“我用了那把刀和我的靴子，才走到了门边。”

“来吧，”安突然说，“我们赶快了结这件事。讲话也不能让事情变得容易些。”

“对，”斐碧轻轻地说，“弗瑞德，那扇门还可以开得更大吗？”

“可以，太太。我把门完全打开后，才踩到了里面的东西。我离开时尽量把门拉上，以免有人经过时看见。”他噘起了嘴唇，“老实说，这门现在开得比之前要大。”

他迟疑地向前走，然后突然一脚踢开吱嘎作响的门。斐碧弯下身，拿着手电筒往里照，让屋里的东西浸浴在暖黄色的光线里。令她呕吐的，并不只是那具发黑的、没有眼睛的尸体，还有安静地在腐烂的内脏之间打滚的赫吉斯。它夹着尾巴走出来，趴在草地上，头放在两爪之间，看着她把下午茶给吐了出来。

2

席佛伯恩警察局是一栋装了有色密闭窗的现代合金建筑，与它比较传统的邻居们一起沐浴在阳光中。屋里的空调又坏了，随着时间过去，空气愈来愈热，警察们也热过了头。他们满身大汗，还像小孩一样吵嘴。能出去的人都出去了，不能出去的人拼命守着电风扇，祈祷赶快换班。

对坐在办公室里满身大汗地处理文件的沃许探长来说，接到要他带一组人前往史翠曲庄园的命令，简直就像一阵奇迹般的清风穿过密闭的窗子吹了进来。他走向简报室，高兴地吹着口哨。但对被派来协助他的麦罗林警官而言，赶不上酒馆开门、喝不到冰啤酒，却是一个严重至极的打击。

黛安娜第一个听到驶近的车声。她喝干了手中的白兰地，把杯子放在餐具架上。“他们来了。”

斐碧走到壁炉前，在一头活泼红发的衬托下，她的脸白得异常。她是个高个子，几乎总是穿着格子衬衫和旧牛仔裤。但从冰屋回来之后，她特地去换了一件长袖、高领的丝质长裙。在这间色调淡雅、挂着天

鹅绒窗帘的优雅房间里，她看起来无疑很协调，但在安眼中，却有种陌生人的感觉。斐碧心不在焉地对两个朋友笑了笑。“发生这种事，真是太抱歉了。”

安坐在沙发上，一根接一根地抽着烟，一如平常。她的头向后靠，往空中吐出了一缕灰烟。“别傻了，”她突然说，“没有人会因为某个笨蛋选择死在你的土地上而要你负责。会有个单纯的解释：有个流浪汉躲进那屋里，然后心脏病发作。”

“我也这样想。”黛安娜说着走向沙发，“给我根烟，亲爱的。我的神经像钢琴的琴键一样，等着被敲打出拉赫玛尼诺夫的协奏曲来。”

安咯咯轻笑着递过烟盒。“你要来一根吗，斐碧？”

斐碧摇摇头，用裙边擦起眼镜来，她心不在焉地把裙摆拉到了腰的高度，让人看见她裙下没有穿半短衬裤。安看见这个茫然的动作，反而安心了。

“你再继续擦下去，镜片都要被你擦没了。”她温和地说。

斐碧叹了口气，放下裙摆，重新戴上眼镜。“在别人的土地上，流浪汉不会光着身子死于心脏病。”

门铃响起。安和黛安娜听见弗瑞德的太太莫莉走向前门，然后，她们就一语不发地走到壁炉边，站在斐碧的左右两侧。门开的时候，黛安娜想，这可能不是明智之举，因为警察会觉得她们不是在支持她，而是在守卫她。

莫莉带进来两个男子，说：“太太，这是沃许探长和麦罗林警官。外面还有一大堆人，要不要我叫弗瑞德看着他们？”

“不用了，莫莉，没关系。我想他们一定会守规矩的。”

“听您的，太太。不过我可不这么确定，他们已经把弗瑞德今天早上仔仔细细铲平的石子路给踏得乱七八糟了。”她指控似的瞪着这两个

男人。

“谢谢你，莫莉。你不妨泡茶请大家喝。我相信大家一定会很欢迎。”

“好的，太太。”莫莉管家出去后把门关好，咚咚地踩在走廊上，走向厨房。

脚步声渐远，乔治·沃许这才走上前来伸出手。他是个弯腰驼背的瘦子，有个奇怪的习惯：头会左右甩来甩去，像帕金森病患者一样。这使他看起来很软弱，但事实并非如此。

“午安，梅柏理太太。我们见过面，如果您还记得。”他清清楚楚地记得第一次看到她的样子，当时她就站在现在所站的地方。十年了，他心想，她几乎一点都没变，仍然是这栋宅邸的女主人，安稳地享受着他人遥不可及的身份和地位。那些年里的戏剧性事件似乎从没发生过，至少在此刻，从对他微笑的这张安详平静的脸上一点痕迹也找不到。她身上有股诡异的沉静气息。村子里的人说她是个女巫，他一直明白这是为什么。

斐碧和他握了握手。“是的，我记得。那是您的第一件大案子。”她低沉的声音很有吸引力，“当时您刚当上警探。您应该没见过我的朋友们，卡芮尔小姐和古德太太。”她指指安和黛安娜，她们两个严肃地和探长握手。“她们现在住在这里。”

沃许饶有兴味地打量这两个女人。“是长住吗？”他问。

“大部分的时间，”黛安娜说，“当我们没有外出工作时。我们都是自己的老板，我是室内设计师，安是自由撰稿记者。”

沃许点点头，安看得出，黛安娜说的事情他都已经知道了。“我真羡慕你们。”他说的是实话——从第一次见到史翠曲庄园起，他就很羡慕这个地方。

斐碧把手伸向另一个男子。“午安，麦罗林警官。请容我介绍卡芮

尔小姐和古德太太。”

麦罗林三十五六岁，和这些女人同龄，是个思虑重重的人，深色皮肤，有一双冰冷的眼睛。他抿着嘴唇，带来了警察局里那种不耐烦、不友善的浓重气息。他略显疲乏，轻蔑地打量着斐碧和她的朋友们，稍微握了一下她们的手指，用最简短的话略尽礼仪。他这没来由的反感，像巴掌一样打在她们不设防的脸上。

安莽撞地顶了回去，令她的朋友们大惊失色。她们简直可以感觉到她那震荡的怒气。“警官，你到底听说了我们什么事？”她讽刺地扬起一边眉毛，故意把手在牛仔褲上擦了擦，“你刚断奶不久，所以上一次史翠曲庄园备受警察注意时，你一定不在。让我来猜猜。我们——”她指着自己和另外两个女人，“早就声名在外了。我们那些招人议论的活动中，不知道哪一项最令你生气，是虐待儿童、施展巫术，还是女同性恋？”她轻蔑地看着他的脸。“女同性恋，”她喃喃地说，“对，你会认为女同性恋很具威胁性。不过，也只有这一项是真的，不是吗？”

麦罗林已经被暑热闹得火冒三丈，这下子几乎爆发。他深深吸了一口气。“卡芮尔小姐，我对女同性恋没有偏见，”他刻板地说，“我只是不会去碰她们罢了。”

黛安娜摀熄烟的动作似乎带着不必要的狠劲。“安，不要再取笑这个可怜人了，”她一本正经地说，“要解决冰屋里那一团糟，就够他伤脑筋了。”

斐碧僵硬地在最近的一个位子坐下，打手势请大家也就座。沃许坐在她对面的椅子上，安和黛安娜坐在沙发上，剩下一个精致的绣花凳子给麦罗林坐。他笨拙地把长腿收在身下，明显很不舒服。

“警官，小心不要把它弄坏了。”沃许斥道，“我和那位管家一样不喜欢笨手笨脚。好了，梅柏理太太，现在您或许愿意说说，您为什么

找我们来。”

“我以为古德太太在电话里解释过了。”

他从口袋中掏出一张纸。“史翠曲庄园，冰屋里有尸体，下午四点半五十分发现。这没解释多少，不是吗？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

“其实事情真的就只是这样。我的园丁弗瑞德·菲力普斯差不多在那时发现了尸体，然后跑来告诉我们。弗瑞德带我和安去看，黛安娜则打电话给你们。”

“所以你看过尸体了？”

“是的。”

“那是谁？你知道吗？”

“尸体面目全非。”

安突然又点起一根烟。“探长，尸体已经臭了，发黑，叫人恶心。没人能知道那是谁。”她不耐烦地说着，声音低沉，字句简短。

沃许点点头。“我明白。是你的园丁建议你去看尸体的吗？”

斐碧摇头。“不，他建议我不要去看，但我坚持要去。”

“为什么？”

她耸耸肩。“自然的好奇心吧，我想，换成是你，你不想看吗？”

他沉默了一会儿。“那是你丈夫吗，梅柏理太太？”

“我已经告诉你了，尸体面目全非。”

“你坚持要去，是认为那可能是你丈夫吗？”

“当然。但现在我知道了，不可能是他。”

“为什么？”

“因为弗瑞德的话提醒了我，大约六年前，我们拆掉一间户外小屋时，往冰屋里存放了一些砖头。那时大卫已经失踪四年了。”

“他的尸体一直没被发现。我们一直没找到他。”沃许提醒道，“也

许后来他回来了。”

黛安娜紧张地笑了。“他是不可能回来的，探长。他死了，被谋杀了。”

“古德太太，你怎么知道？”

“如果他还活着，早就回来了。大卫永远知道什么东西对他有利。”

沃许跷起二郎腿，微微一笑。“这案子还没结。我们一直无法证明他被谋杀了。”

黛安娜的脸色突然变得阴郁。“那是因为你们一心一意要把谋杀的罪名安在斐碧头上。你们无法证明这一点，所以就放弃了。你们从来没试着要我提供嫌疑人的名字。我可以给你们一百个可能的人名，安可以再给你们一百个。大卫·梅柏理是彻头彻尾的王八蛋！他该死！”她不知道自己是否说得太过火，又瞥了斐碧一眼，说：“对不起，亲爱的，如果十年前有更多人这么说，也许你的日子就不会那么难过。”

安点头同意。“如果你们认为那里面的玩意儿是大卫·梅柏理，那是在浪费时间。”她站起来走向斐碧坐着的那把椅子，坐在扶手上，“探长，我可以告诉你，弗瑞德在冰屋里放砖头之前，黛安娜和我都帮忙清理过那里面堆积多年的乱七八糟的东西。六年前那里没有尸体，对不对，黛安娜？”

黛安娜觉得好笑，她点头。“反正要找他，也不会到那里去找。他是沉在哪里的海底，做了螃蟹和龙虾的饲料。”她看着麦罗林，“警官，你喜欢吃螃蟹吗？”

麦罗林还来不及开口，沃许就插嘴道：“当时我们追查了所有与梅柏理先生有接触或往来的人，并无证据显示有人和他的失踪有关。”

安把烟扔进壁炉。“胡说！你们从来没问过我，而在我的一百个嫌疑人的名单上，我应该排进前十名。”

“您弄错了，卡芮尔小姐。”沃许探长很沉着，“我们详尽地调查过